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序八

贈四川少參東穀孫君文宿新任序

東穀孫君文宿既有四川少參之擢分守嘉郡諸處予聞之雖為文宿喜實為文宿未滿也或曰戊戌之春考察之後科道部屬在南都之出陞者多則郡守少則僉臬而文宿既參雄藩猶以為未滿何也曰予嘗數閱邸報見諸言事者多播摭瑣細掇拾腐爛不曰八條則曰六款若比論不足則章引無章以塡對

說盡小人情狀

而有意偶其關係利害。干犯權倖者則固匿而不言以爲知

中人看時務也乃文宿之在諫垣獨識大體當其時相合立

遂飛語以成善黨與旁開門戶私相比周鼓舞奔競陰逐善類也其

類世道誰敢言。文宿痛列其隱惡疏其弊以爲必如此而後

之天蠹天下治。人以爲文宿身蹈虎口矣頼　聖明洞察特

看而不問及時相告詰事務多官會審乃有出言鄙

倍横肆猝傲者其誰敢抗文宿掌其案曰當言者未

言當避者不避互相諠嘩是尚爲有

朝廷乎遂紛應避之相人以爲文宿頭道辭刃矣頼

三者俱犯時禁文宿嘗不顧身哉是可與董狐筆並存

聖明照臨。時相既去，文宿雖下獄而輒釋。及他日王給事以諫言謫為典史，考察之年，患病未至，吏部參其有怨望心，其誰肯辯。乃文宿疏論典史與臣舊同僚，素抱忠悃，並無怨望，吏部并參文宿黨護，因謫高平縣丞。蓋亦　聖上先知其忠直而薄謫之也。今文宿淹滯郎官，棲遲散寮，亦已久矣，豈陞也。使得進列卿士班行，寧不為省寺之一重乎。昔者予嘗過少華峯，見樵夫往來其上，擇樸不能生，榛椽不能長，及至大華之麓，萬峯岑崟，嵌岩聳翠，玉女峯指而不可

到蒼龍嶺仰而不可即晏子所謂松栢既多望之盡日不厭者也夫何故傳言其上有白額虎金睛豹以爲此山之護守也使文宿即諫垣而進卿寺當非太華之虎豹乎其誰敢採藜藿乎漢武帝時有汲長孺者最戇直張湯喜紛更則面折其過公孫弘善阿諛則面斥其非武帝內深嘉之稱爲社稷臣不冠不見隱然爲漢室之重至使淮南諸國謀爲不軌者憚黯之風而皆寢東轂茲往勿因前之屈以貶其道益厲其位以施諸民他日積進卿相當亦如長孺之在漢

廷不可乎

大篇文字關係不止萬鈞相人者二物乎是隋珠卞玉光然發廷矣古以一節惜才以一言起惜者謂是夫

贈吳叅議序

嘗讀史於西漢得汲長孺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吾愛之重之以為仲路之儔也於東漢得黄叔度焉澄之不清澆之不濁吾愛之重之以為仲弓之儔也仰止千載之上徘徊風氣之餘得其近似者其南海之吳成甫乎或曰成甫政方初試官始就顯何遽至是曰君子見幾於利害之萌常人迷心於得失之際方予之為考功也官雖郎署之間職有課覈之責乃成

甫瀨考六年績也予會之欲語而遠其席予遇之欲就而策其馬當其時成甫上無可援之人內無可憑之勢孤立自好隱練行業予陰重之曰斯其人殆有所見乎及成甫之已考績且久也勢可行資鎮重不動官可速轉積滯不怨當其時予既久於郎署而且改乎闕啓乃成甫禮遇益厚辭貌轉篤予陰重之曰斯其人殆有所養乎嗟乎士風係於治道世運不淺也隆汙占焉升降卜焉即有位或顯者也趨之如雲霧稱之如賢聖雖平日不足其人者亦改面矣即有

勢或去者也。譏之如吹毛賤之如棄核雖乎日深受其益者。亦變情矣夫方其顯也其趨我者之言未必皆真也然人情喜譽而惡毀遂不知已之所至而以趨我者之言爲真也。軒然自喜而傲物者多矣天下之士所由不至也。是故治道難隆焉。世運難升焉方其晦也其棄我者之言未必皆當也然人情好榮而惡辱。遂改其已之所守而以棄我者之言爲當也歟然自貶而遂物者多矣。天下之士所由不與也是故治道日汙焉。世運日降焉嗟乎此吾有取於汲黄二

經學課士原是督學正宗施德行以行之弊則信耳習

君而重成甫之近似也未幾吏部請于
上陞成甫為福建叅議其鄉仕南都者黃國興諸大
夫請贈言遂書以與之成甫名章廣東南海人起家
辛巳進士

贈張惟靜提學序

南京禮部儀制郎中東沙張君惟靜既有江西提學
副使之命其僚秦懋功吳宗仁來問言涇野子曰
昔者予之初渡江也即勞東沙枉問予於栁樹灣中
遂獲與東沙遊厥後見東沙數詩焉接物命景對時

詠又有不可究詁者疑明行修是一脉道理柰何以曾息失其我

興致清新俊逸標格不凡則嘆曰此非鮑照謝朓之作乎他日又見東洲數文焉製辭紓情發微闡幽高超簡質不同乎流俗則嘆曰此非左氏國語之作乎東郭鄒氏者東洲之寮也去年雪中速客飲時弘齋陸伯戴虛齋王子崇及東洲皆在坐偶談及易艮之彖暨噬嗑諸爻而東洲陳說緯　有根據不詭於常時或泛論焉東洲又爲他語以折予予自覺其非而不辯其言之激也則謂子崇曰東洲又深於經學固不可專以鮑謝左氏國語目也且東洲素行孝友賦

性愷悌風度逸邁然則斯行也其惟以經學導士乎秦吳二君曰作士不用詩文矣乎曰師之導士如禹之導水導之以正則趨於正導之以他歧其不旁流為患者鮮矣予嘗遊龍門過蒲坂尋雷首放于三門砥柱又東至于穀澠成皐之間見黃河由兩山中行雖有濤漲無或泛溢比至徐濮曹滕上下土性踈慢而岸崖陀斥於是周徙砼礫漢毁頹丘雖有瓠子之築宣房之宮至今捲埽不休亦無如之何使導士不以經學而以他技先是謂決龍門破蒲坂尤壞隄坊

河未至徐濮之地而已泛濫於中國殃人矣況士習易於趨卑猶水之易於就下何也蓋各就其性之所近以為所好而進耳是故高者耽玄卑者溺俗治詞者忘物樂名者廢實貪利者損義此五者多士之病也其藥石皆具於六經是故經學者士子之隄坊也故謂東汎斯行專用經學以導士云東汎名時徹鄞縣人癸未進士

贈陝西學僉鳳泉王子序

南京吏部文選員外郎鳳泉王子惟賢既有陝西提

文一字
句皆楷
字景象
華所謂
贈人以言
如寶貴
有也至精
從道處
夜樂寨
天人人
耳

學僉憲之　命其僚潘五山諸君以予嘗同寅也委贈言焉予曰予鄉得鳳泉子以督學也全陝之士應丕變矣予嘗讀思齊之詩矣鳳泉子其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乎又嘗讀靈臺之詩矣鳳泉子其憶於論鍾鼓於樂辟雍乎昔者先王以士爲民物之本也是故辟雍樂而後庶民來庶民來而後魚鳥麀鹿若以小子爲成人之始也是故見小節焉踐小義焉鳳行分任提携不至于頒白而後賢俊衆政化成後世或不然苟有詞材也雖小子未造則登進之以壓長老

苟無調材也雖成人且德則抑挫之以孫童卝是故長幼為之陵替辟雍因之不樂而欲民來物順不可得也鳳泉子滐行中州績學翰苑孝弟著于家庭政教明于官守既理劇郡尤重銓司蓋得學之正者也斯行也當使西人復見是詩乎或曰此西周盛時之詩今其蹟已蕪矣無已則唐乎曰蘭池三苑之靡望春黎園之侈士人多為詩賦沒矣不足與也無已則漢乎曰平舒五時之事石渠白虎之講士人頗為訓詁溺矣非其至也故予於鳳泉子西周之行拳拳於

周召相成之道也且予嘗涉渭臨灞自滄池飛渠至于豐芑以訪米廩東膠瞽宗頖宮之處凡羽籥絃誦之教書禮乞言之舊皆聞之矣又嘗渡漆沮灞滻之水觀於肺浮嵳峩太華九嵕之區以訪家塾黨庠術序之故凡大師少師之模上老庶老之訓皆聞之矣鳳泉子踐其地而稱之猶樹梆耳且鳳泉子洛陽程子之鄉人也明程子之道已久矣程子之論詩與西周也以得關雎麟趾之意為重鳳泉子按河州而巡麟遊其風猶躍然可覩也又豈賴于予言哉況

聖天子方復棫樸菁莪之治以綱紀四方鳳泉子豈不足以衮此作人之化而基他日夔調之具乎鳳泉于河南宜陽人起家丁丑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以有 藩府親出守廣德及滁州後 藩府親歿例得入為京職至今遷云

贈乾菴李君序

南京刑部郎中李乾菴惟大既有陝西僉憲之命予聞之嘆曰是秉廉不惑者之李乾菴耶朝廷用人恒如此即士不鼓舞民不阜安者鮮矣予

渾然一篇仕學箴上大夫以此風百吏吏以此風四方可清仕路封比屋矣嗟嗟此有道名言也士大夫可一日不聞道哉

嘗往拜乾菴矣廐繫下駘之馬室無函丈之席四壁蕭條一僕藍縷以官之俸金給家之齒歲乃嘆曰誠如行人及戶刑二部諸僚之稱也斯人也分巡西土當非地方之福乎且自予至南都遇諸士論學必曰耳貧遇諸大夫論政必曰廉或曰學何不一貫之講政何不多材之談而乃區區論耳貧與廉不亦腐乎曰士之耳貧則簞瓢之顏枕肱之孔皆可學矣大夫而能廉則下塞漁獵之途上杜奔競之門百姓皆足閭閻厭梁肉矣夫惟耳貧則能廉夫惟能窒慾必[illegible]

貧之士也。故予於李乾菴之廉，獨深敬慕焉。雖然，乾菴斯行所典者刑也。夫刑也，明不盡則是非淆，公不至則喜怒偏，慎不致則生死易，決不果則姦偽滋。夫明公慎果雖生於廉，然廉矣而明公慎果或未至，則亦非其廉之性也。昔者包希仁可謂廉以明矣，然而瘠杖臀杖之間，吏能罔之，包莫能辯焉，則包平日所事者，察而非明也。蘇孺文盡法于清河太守，非不公也，由君子觀之，未免用意以儌名耳。是故子貢有信陽之行，夫子謂之曰：為吏者奉公以刑民，不聞枉法

以侵民治民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又謂子路曰衣敝縕袍而片言折獄有如是之果也而不能從政者鮮矣是故慎如端木氏果如仲氏則乾菴雖由清刑以理全陝之民猶運掌耳他日受知

聖上或入為廷尉或晉掌秋曹以與周之司寇蘇公齊名吾見其有餘也乾菴西行予方卧病不及言既去矣予鄉仕南都者俾予為是以告

贈須南野陝西僉憲序

陝西榆林之西路在延安北數里即古大順招安萬里之地蓋切近虜境之要路也舊額除按察憲臣一人駐劄新城以督理糧儲整飭邊備兼理詞訟凡民庶之安危軍士之勇怯將領之勤惰皆得稽察于以壯國威而禦外侮誠重任也邇者三年述職考察既黜其瘝官者矣輿論以此地非廉明威惠周慎者不足堪乃選於衆得吾南野須公孟觀以昇之當是時南野方奉勑出巡盧鳳等處屯田而都憲治齋萬公

熟於典故又閑於戎情胸中有一韓一范若今安得有鑑讀其書[illegible]嘗其[illegible]哉

又嘗題將薊松崴寧等處屯田一體兼管司徒興浦王公亦坐名題准清理營房倉場教場等項地土行且三年諸處就緒　朝廷稔知其才賢復有是擢予往拜南野退遜以問西路之事予曰夫西路予未履其地然予西人也嘗聞其畧矣使南野移所理南畿屯田者往治之豈有不如拾芥者哉夫士有五懈而馬有三罷穀粟後爨則腹懈布花違時則體懈賞賚失實則勇懈曲直混淆則心懈苦樂不均則情懈者不及廐馬罷于野秣無飽芻馬罷于廄行不累菽焉

確論

罷于陣。懈與罷既除而邊塞不壯者未之有也則何以能之乎惟在釐其將領耳往正德間聞他衛有貪將善懈罷士馬者也一日虜騎入塞士馬不肯前卒至失機其貪將猶侵漁其下買絨蟒内賄當路以求逭誅未幾大敗殺士民殆數城而後去其官當其時雖貪將之罪亦諸監臨察視者之過也然則南野茲往先問士馬即知其將領矣昔者有宋韓稚圭范希文皆嘗經畧延州以北之地即今西路諸處也稚圭則增土兵以代戍兵久之器械精堅諸城有備至謀

取橫山以撓夏國希文則經營田復廢塞練士卒羗亦為來歸當其時至軍中有韓范賊皆心寒破膽之謡夫宋去今不遠其故迹遺法猶有存者南野誠取其長而用之雖他日出將入相以總制三邊有餘也

贈上濠湯子陞雲南僉憲序

上濠湯子而栗爲南刑部陜西司員外郎數年乃有雲南僉憲之命其僚桂守誠馬子約問贈言曰而栗嘗有一日從遊之雅則不可無文爲別也涇野子曰夫而栗其於雲南僉憲也猶折枝之易矣二子曰豈

子無難於二州何難一雲南實亂與崖楊異故也而粟

其在荆曹也，犯無通情，囚無究口，從無滯獄，下誦其賢，上稱其才，優於雲南者耶。曰是固然矣，夫人之情一也，處險者難，處夷者易，蓋盤根錯節，不若坦途熟路者爲輕也。人之才一也，居遠者難，居近者易，蓋殊方異類，不若同好合情者爲安也。夫崖在瓊府之南千有餘里，即漢珠崖地，賈捐之所欲棄者也，蓋其地孤懸海島，瞻顧萬山，石版黎我之所盤田，澄島石蟹之所旋繞，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生黎十六，熟獠十四，而蛋酋番猺錯生其間，中國往者舊有

而有此
恬資格
不可以
限人

千之千不還之語乃而栗入選吏部考列高等爲邑者擯遠知是州人不堪其憂而栗曰唐韋執誼宋崔與之皆尊官高賢也且久居於此寬顧不能守此州耶乃奮然就道至即廣布仁恩薄示刑罰雖撫異類亦如同胞察其饑寒問其疾苦緩其征輸達其嗜欲居五年遂與崖人習崖人皆能知其心於是監司相倚撫按三辟未六年而以母憂歸服闋改任高州府之化州化雖比崖差裏然在銅岡來安之陽茂名羅陵之陰即古高涼石龍之地唐所謂辯州者也俗簡

僉歛鬼而栗至日適值兵荒當道徵輸棘於星火遍
都下弗堪命必緩上有專責無以徃守僻視此地恣
爲淵獺化人困苦極矣乃政倣俔寬與民爲一栽其
潤狹黠姦胥之吏業游閒之民損贖金以代轉餉息
力役以後催科賑窮養老興學迪士於是户口日增
風俗日美比去之日民有卧轍留鞮者矣夫崖與化
其遠與險誠非人所居者乃而栗之往呢無他災亦
且即治於其難者如此矣雲南僉憲分符臬司總法
臺端委蛇退食容與在公一令之宥足以勸善一辟

之信足以懲惡其爲化理豈但折枝哉雖然人之情恒警於難而忽於易猶馭騄者辛慎于羊腸九折之坂而周行之上或耿之也昔田單一日下七十餘城至攻翟旬月不下其後因魯仲連一言始克下之然後知易者使傾危者使平不可始勤而終怠也而粟若蒞滇之日恒如居巖之時治滇之人常如治化之民詩用匪懈書用明允終始其道以資格爲俗見以窮民爲赤子雖他日徵陟卿尹六曹猶是也當其仁於師相不讓矣或謂而粟曰雲南多珍玩如大理石

亦其一也寘於地者多傷民財力取以賂權貴而侈私家而粟其華此弊乎予曰而粟昔於崖之玳瑁東鳧化之樹石屏不一睨視而肯睇大理石耶吾知而粟非禮勿視者猶當烟崖化之日矣而粟名克寬永豐世族起家江西鄉進士高等

贈鄒保定序

正德四年秋兵科都給事鄒子文盛爲保定太守僚友惜其才大志遠外補郡守欲贈以言意存勸勉請予道之予始仕史官嘗與鄒子聯班廷陛見

守郡大都已悉誌之篇守於卷扁爲獨詳盡樹法不如樹人意也識此者其良千石乎

其容度整雅動靜不忒內深器之鄉輔材也吾友馬敬臣其僚也亦云然若是於爲郡也復何言雖然凡郡之事有錢穀有簿計有訟有教化凡郡之地有州有邑有里有田疇凡郡之吏有別駕有推有師州邑有太守有尹有丞有簿有胥史惟太守之明錢穀不明國用不經民用不康簿計不明胥吏進姦訟不明則民倦嚚而敏惡教化不明風俗倫靡人倫昏淫州不明則州亂邑不明則邑罷田疇不明強弱淆其封植里不明鷄犬罔寧故別駕

欲其誼也欲其恊也推欲其廉且章也師欲其端也州長邑長欲其慈明也丞欲其敏也才也簿亦欲其敏也胥史欲其懼也故治誼治恊莫如孚治敏莫如匪懈治章莫如公治廉莫如不欲治端莫如端治慈明莫如去不慈明尤莫如先慈明治懼莫如斷

贈鄭廣南序

莆田鄭君諧甫仕掌南刑曹正郎乃有廣南之命南國大夫率以爲屈其僚趙克恭林大和宋元錫曰廣

人臣爲國家集事安得以地方計哉以地方計者私心也此文反復諸解足壯鄉君行色匡臣不避艱畏亦分所宜[illegible]者

南遷在雲南之鄙與古器野迷師宗爲鄰水陸三五月而後至諸甫遠矣地多㑩人種類百夷錯雜一忤矛戟森興往守或假居臨安以還領諸甫險矣俗多跣足或醢鼠而噉虫人倫道格諸甫難矣涇野子曰三君子以怨領月支爲邇乎往者漢使非有大故也爲一渥洼之馬經歲籍程而必至今廣南固輿圖版籍也而諸甫領 命握象戟旌行驛惡乎遠當見深山之谿塹乎冒之以榛莽數虎群行墜其二於中瘡額破脛數日不得食張顚以待人有行樵憐其餒也

遺之乾餱，朝夕以為常。未幾雨滑失足，亦墜虎傍。虎識其為樵也，情意戀慕，使扶已尾出谿塹，即以其前掌援樵，亦得出。夫廣南固不險於虎矣。邛都之國多猿猱，戲熊羆而侮松杉。有畜夫獲三猱焉，教之揖則能揖，教之拜則能拜，遂作人禮狀，而況於漸漬王化於數百年之地者乎？三君子曰：豈謂是哉！惟是時俗之論曰：險遠之郡不以處親昵，以處踈人也；不以處通達，以處滯人也。乃諸甫筮仕北部，以違親道遠，奏改南曹，當在工部抽分蕪湖。蕪湖士民今尚

頌美若乃持論端方臨刑執持士林又皆稱服雖古之孝廉賢良可望焉斯其人固宜晉近清光分符畿輔矣乃有廣南是故惜耳曰居中原之地當文明之邦承其故案行其恒移詩酒袖拱足以了辦夫人而可也乃若險遠之地苟非君子固有望其境而先去者矣諧甫茲行將非

聖明有不忘遠之意簡其賢而畀之使之懷柔邊徼綏和夷獠者乎且三君子而知耕叟篤爲師乎當其遠者而能之則不患於其近矣當其險且難者而能之

偕儁供守鄉事而守固不尚心二者涇野標舉立論胡君大

則不悲於其爽易矣吾知諧甫之學請聖賢而致成卿相自此廣南始也

贈胡福州序

山陽胡君貞甫仕南户部方總廵諸倉乃有福州之命於是黄日恩林太和諸友問贈言他日會飲於東園貞甫曰聞福州有丁料入分每歲一徵昔於縈貫若十年一徵則簡且省也涇野子曰夫民次第輸辦易為力一併科率難乎其為餘矣且民多無十金之蓄而日惟尺寸之營無歲總會獨先安之耶又曰福

其西大者耳故表揚其井井護詔真愛人無已者乎

地多僧僧多田田多租於民間既租矣未二三年則匿前租射後租名曰重章痛懲其僧不可乎曰是豈惟僧之罪哉此必後租者多威與富以陷僧耳威富既詘則無此患矣今夫瞽者人所易忽也冕衣裳者人所必敬也夫子待之皆過趨坐作無兩心楊龜山以為一貫之道論語之要盡在於是獨不可移以治租田乎又曰歸無牒之僧行乎除剗有餘之僧田以業之不可乎曰易不云乎巳日乃革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謹修其法而審行之苟非賤丈夫斷斷一米一粟

百偽千詐、叨得夵分、聊以糊口、聖人不究其隱焉、彼僧行者顧不當是邪、夫凡有血氣者皆當並生而兼育、所可以汰此輩者、惟德化既行之後耳、若士則何如、曰福禮義之邪、詩書之藪、

皇化久漸之地也、子是之行、課文非所先也、談經非所急也、若有孝子悌弟、烈士廉儒、義夫節婦、子雖造廬以禮、出儲以犒、本之於誠、將之以敬、易曰中孚豚魚吉、言能中孚、雖豚魚亦可化、而況於人乎、且自子至南也三四年矣、見子食無兼味、衣無重裘、客無雜

先生豈真不如伊哉揆之中有引進且見先生謙光

交物無妄取固鎖先門六年一日予清不如子詩曰
温恭朝夕執事有恪禮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夕求斯人矣乃於貞甫見之予慎不如子政務填委
部決如流井井不亂吏息其奸民服其心予明不如
子苟言之必有之苟諾之必踐之考道稽德上下咸
允予信不如子此數者貞甫皆過於予而予猶論處
粗料借儒之事者豈以貞甫為不足哉大抵勇於為
義者或不恤其他切於變俗者於其經未必慮也貞
甫淮人也不聞汲長孺之治淮陽乎折其筆毀其

賦稅停其營繕驅其智慮卧齋堂之中不下階而
淮陽大治此固不可移以治福州耶若是他日為時
社稷臣者亦必在子乎貞甫懋哉貞甫名有恒初號
筠亭取節也再號慎齋取獨也皆可以知其為人矣
起家嘉靖癸未進士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八

此亦浙西宿弊牢不可破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九

序九

贈何嘉興序

進賢何君德徵由兵科越三年矣陞嘉興太守涇野子往問之德徵曰甚矣嘉興之難為也近聞其郡之田有百數則焉官民互隱美惡交射科辨之雜又無紀極冊易於逃年稅忘於累主此有田或無糧彼有糧或無田其何以勘而定之乎即一定之豪右與讒猾黠叢怒不五七年不能平也曰雖然苟有父母斯

官箴果先於守不然一有怵於中多改駐而易轍矣

民之心將思之無不至行之無不當令之無不從古之為大司徒者環四海九州之内山林澤藪之間皆可以畫經界立封畛使無一夫之不獲德徹難於一郡乎關近嘗查理兵工二部矣蹝革積弊所省于軍民者不啻數萬今得郡而專制之視於二部顧不易邪夫所不易于郡者有三一曰守之不定二曰公之不至三曰驕心之未滅曰守也公也不驕也祉自忖雖終身不改惟是明無不照躁無不除則未易能故謂其希勝也曰彼嘉興之中豈無可師友者乎

可賓客遊者乎豈無可芻蕘采者乎豈無可狂夫擇者乎誠使恭敬以訪之參互以考之案牘以證之于是之中得其非焉于非之中得其是焉於政有不明者鮮矣若夫躁心之釋在不尤人于當一語褻于口即大書于壁以資顧諟守是道而不渝也又何躁心之難釋嘗見德徵之疏以爲苟自是之心一萌于中則意氣遂形於外惟見己之善而不見人之善喜聞人之過而不喜聞己之過予惟時務之急治道之本在是也豈其己能告于　朝乃不能行于己乎昔者

両言未足盡人乃資治世者豈能限人人自限之也有不効者十一二耳

稷子之卷數料其必忠信正直憂國愛民之士今且十年矣見徵徵苟可盡孝於母雖辭近密而不顧其榮尚可盡忠于君雖犯忌諱而不虞其害尚可盡力于公雖逆流俗而不畏其難害曰科目亦可以得人疎迂亦可以知人然則猶有是懼者豈非不已之心哉蓋惟能懼斯不懼矣嘗見馭羊腸之阪者謹其聲控視其險阻不終朝而過焉無隻步蹶至於坦途稍縱其心焉或有誤足矣予過碧岩閣有定僧召而問之對曰心怜

見道之言的然

胡不以冷熱賦併質之

三十年矣則謂之曰人之治心當如天道之寒暑晝夜若纔一冷則便熱乎吾恐汝之未能常冷也未幾僧述往日有尊官過問者頗行偶視其腰帶横金自驚失禮則詰之曰此非汝之熱心邪僧忙然自失遂忘其三十年之冷心也是故求明心釋躁心易守也公也不驕也不可不時時惴懼以為難又曰明生于公與守躁釋于不驕

贈石高州序

南吏部文選郎中玉溪石子廉伯既有高州之

命其僚龍村賀子仁后江楊惟仁諸君餞之尚書第予亦與焉且以予年少長也請先行爵爵再舉又適洗玉溪子辭曰古禮有再爵無三爵予曰然玉溪子由夫古之道哉雖以此古禮爲州不可乎今夫世之爲守令者其事上官也拱或至於磬折拜或過于君親其使下民耗其財不知撙疲其力不知休蓋皆不能以古禮節之故也如再爵之禮行歟士風而振民俗于高州何有乎坐定后江問赴高州之期當在發春邪玉溪子曰素多病而廣路尤熱俟秋冬而後起

令人而能力追古道則禮讓爲國矣安得有筆刀而舌劍者哉

台州耳后江曰若愆期而爽度無乃不可乎對曰簡性踈懶任真涇野子所知也去年之考績也久菴治齋二公嘗薦之時相簡未能一謁焉未幾又薦之時相乃取閱門簿查無簡名則曰此人初未嘗來見我耳有友又促使往見簡終不能且不聞今日之治齋公乎官至二品以一言而罷進退利鈍又安能以容心邪予嘆曰達哉玉溪子將孔子所謂可與立者不殆庶幾乎使其初少屈以謁權門今內為京堂外為藩臬顯宦又安有高州乎夫玉溪子嘗師事陽明王

公陽明以致良知為教學者類能言之然或當行而不知向背臨言而不知從違者亦有之如玉溪子守其道而又濟之以古禮豈惟可為高州哉或曰高州居二廣之間據叢山之間前揖銅魚後拱寶峯近者猺獞為盜肆行猖獗阻塞道路擾及電白信宜之地茂名幾千不守蓋多難之邦也玉溪子持古禮而往是猶以結繩而治干戈也曰不見漢龔遂之于渤海盜乎單身之郡未匝月民多賣刀買牛賣劍買犢數年之寇皆為良民彼豈嘗持干戈以往哉玉溪子台

之寧海人

贈曹寧波序

南刑曹正郎曹子廷寵既有寧波知府之命予往賀焉言及前榆次宼司馬嘗爲寧波矣廷寵曰惟宼公爲是郡嘉邁諸焉能繼之乎涇野子曰子懼其多勢要也比於瑞安則何如持法而不撓履正而不私奉義而不阿俟命而不懾公論既明勢要亦無如之何則既已能於瑞安矣予懼其多獄訟也比於廣東司則何如凡應天合郡以及府廠錦衣留守諸衛有

野揮
成彩
章爛
而機
圓轉
良造
之御

詞皆歸折蓋南刑曹之第一劇司也晨飡而入晡時
而出入則先僚出則後侶五年於茲既無冤獄亦無
滯事則既已能於廣東司矣然則何有於是郡乎對
曰願翌日詳教之於翌日而其僚陳士仁趙立夫來
曰則何以贈廷寵也曰予有千幅之被無翡翠飭珠
璧緣著以湖纊紕以揚綾厚方三寸紉之久矣願以
贈之予有四規之鏡自照所思存之七日可見千里
既無所將文無所迎應而不藏往而不去磨之勤矣
願以贈之予嘗獲五劍焉乃區冶子之所鑄秦薛燭

投之所向無不如意非止馮氣力餘瘢菜也宜誦宜誦

之所相盖錫出赤堇之山而錮涸若邪之溪者也貽之繡裱積有歲月矣願以贈之二子曰贈被何也曰詩不云乎哿以富人哀此煢獨故有踝[illegible]者與覆其足有折臂者與覆其肱額𤻲者覆其首背疽者覆其脊凡鰥寡孤獨顛連吡裂其幅以給之使郡及屬邑當寒不畏其凍者也贈鏡何也曰賊仁之人其容白殘義之人其容赤侮禮之人其容玄寡智之人其容黃不信之人其容青以此四覢眎肝膽畢露而況於妍媸乎劍何以有五也曰純鉤以待稔惡湛盧以待

枝逆蕩醤以待叛亡魚腹以待海寇巨闕以待劫盜古之人有行之者乎曰若房琯孔戣陳襄是也三子者皆嘗刺明州而令慈谿矣戣善用其被雖蚌蛤淡菜之微奏罷其貢歲免役夫四十餘萬而况肯遺權貴乎於是時民多有衣卒歲矣襄善用其鏡興學校所注意講求者惟民間之利病蓋毫髮無不知而皆興革之也於是時鰥寡無蓋矣琯善用其劒以德化民鑿湖溉田其有害于民者則劒之於是黠吏豪惡避而逋逃者數千人况吾邑寵飽諳經濟才畧志在

虛而實之實而虛之卧治之風

天下國家素不畏強禦而又法例練達若兼三子之長而用三物以得宜豈惟可繼起公哉雖他日大行其學衣被四方亦可也廷寵湖廣黃岡縣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司馬君守懷慶序

監察御史西虹司馬君魯曾瞻為南京四川道五年矣比懷慶守缺銓曹以為中原之處而河山要害之地也乃奏陞焉予聞而往拜之君曰其郡也若之何則謂之曰蓋嘗九過是郡矣依大行帶沁沈襟黃河黃

畝也終以師法先正允先爲人封處古稅古心貽言不易淂者

河善徙徙南則北民無田而有稅徙北則南民有稅而無田野王之墟恒以是爭也孟之力罷於途衢而未休竊之畝荒於風沙而未墾皆予所親見也乃若軹陝及溫多傍山阻而近斥鹵其民剽疾而寡固以吾司馬君之道而蒞之遠可如寇恂近當如文彥博矣他日君又過予曰子所言者皆土俗也其何以益泰乎曰君亦嘗聞茲北山之牛及来冊山之鳳者乎朝日則三易暮日則一水牛始能飫其腹而濕其耳以栽米粞而服畝畝不難矣若鳳則希世之瑞也乃

目種凌雲之竹歲栽朝陽之桐遠射鵰張近彈鵂鶹清明映日湛虛接天于是九苞之鳳不翽翽而来喈喈而鳴者未之有也故君子愛衆如茁牛養善如来鳳君又嘗聞高陽之里有九男之父乎其五子皆賢人也其四子則不肖其父於三子則陽稱其善以愧四子於四子則又陰沮其惡且勸之改以追五子於是四子亦如五子材而九男之父安以樂詩云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君誠待民若子也又奚但如茁牛與来鳳哉雖然山有葳

玉居巘者乃知田有蘊蓄在畝者始明覃懷有栢齋何公子嘗評其學比之仲路端木論其政嘗期以韓范富司馬也斯其人乃今卧病王屋之陽採藥溴水之陰君行而咨度焉豈惟可治黄河之陽哉君本陝西咸寧人國初籍南京錦衣衛君起家癸未進士於是陝人仕南都者自都督容堂楊公廷尉中梁張公而下亦皆欲予有言也

贈鄭繼東知德安序

南户部郎中鄭維東既有德安之命開宴于其第

內以飲成風以賢都閫夫人乃止

辭予及諸友偶語及為守之道維東曰莘菴彭公之為徽州也當其時豈無一二之小失然至今徽人無大小無弗思彭公如父母至立祠而尸祝豈有他道哉惟純誠愛民恩入人心深耳涇野子曰維東移以治德安可也因謂楊叔用曰曾聞吾鄉人有為浙郡守者乎其為知縣御史時已著冰蘖之操及至浙郡其僚侈人也一日侈人之內邀其內以飲珠翠盈身可數百金計其內首無重飾慚沮而歸數恚告焉浙郡守嗔不聽久亦稍用其言于是政聲頓減于其前

今監司守令相應如心手相持如肢體此事終不可行矣

故守之確道至少保而不改守之少有不固一浙郡而損矣維東曰此涇野子之至教乎他日諸友餞維東於心遠堂因言汲長孺開倉救饑之事愛民真如子不暇計其專命之罪也葉子大曰于後世恐不能行必三請于當路而後敢曰即如是民委溝壑多矣子不見人間父母之于子乎未寒與具其衣揣其薄也又絜之未饑與具其食防其餓也又餧之未難與病也諭之以道時其患之至也又捍禦而藥石之若是者豈使其子先知而後為之哉又豈俟請他人而

而言若有所懲直友之益抑彼

後為之抑長孺之事已親見其饑寒而為之者今乃又以為難宜必有所曲意為之者矣且維東在戶部利必欲興害必欲除困基之費問吏之税亦必言諸公而正之恐病民也予素不明于政因維東而識錢穀出納之機者多矣其操持之嚴以南都人宦南都地十年矣人不能干以一私行舉長孺之道也又何難抑揚叔用曰於維東不患其不興利除害也事有可因者姑因之第勿使奸吏為蠹于其間斯善耳曰維東而又兼乎此他日奏績于　朝雖治行課天下

向人姝其短卒其過者是何意也

第一入為廷尉卿相與漢吳公等抑又何難哉于是子大曰所謂恐後世難行者正以作維東耳人苟存心于愛物法無不具豈直維東可為乎維東曰往日雖多所謂不及逅會尤切於淮也維東本閩人 國初以大户填實京師遂為上元縣人癸未進士

贈宋君獻可知真定序

仰山宋君獻可既有真定之擢同鄉楊叔用諸友適來予為之喜甚曰

聖天子於此地真得人哉叔用曰涇野子之喜其以

若是則幸眞定知游刃矣大都

獻可為鄉曲之英乎曰固然得吾儕有知地者或不知人有知人者或不知地予知地又知人是以喜之耳今夫眞定領州縣三十有二西盡於平定東薄於瀛濟表山帶河接海據關拱

皇極而通群省蓋京師之門庭畿輔之要地也往者正德中流賊竊亂於坻覇眞定無守以控扼之遂使衝突馳騁南騖河洛縱横於汝蔡徐淮之間毒及天下蓋此地風迅沙飛人馬剽悍一迫於饑寒而失其心頃刻呼號輒成群黠雖有滹沱沙漳之險不能為

守在民子莫先計吏丈提挈要如燭盧能馬不誰是丘人

之限域也。叔用曰：猷可之為御史，則嘗聞之矣。巡城則參論監局之貪橫，掌道則會彈權姦之彌進，劾述職官而言無不當，巡下路江而威無不宣。其他條陳江防諸事、緝獲通番雜貨、帶管本科并點軍門以及監試科場之差，皆風力烜赫在人耳目者也。此其人以守真定，足知其有餘裕矣。曰：雖然，予之所言乎真定者非但已也。真定當衝路之衝，民疲於力役而艱於衣食。予欲使欒鄗趙晉之間，雖或冠蓋相屬于路，而民肩不生疣，足不生繭也；雖或糜芑蘆蒻之未獲

而民枯春饔飧不缺也。雖或麻菓綿絲之未收。而民寒冬衣褐皆完也。雖或晝不建旗於城。夜不振鐸於巷。而終歲大不生萑苻。馬脊生肉也。故用曰若是則又不知猷可何以能之乎。曰子亦嘗觀建業之斢水車乎。於此有數百畝之田者。邊於鴻池。田高於水。不啻尋丈。有能為百斗之車者。或挽之以力。或椎之以牛。掣池中之水。如貫魚。斗斗皆行田也。藏是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矣。聞猷可之延江也。有下官息於趨承而簡於禮遇者。猷可徐察其有守能愛民也。遂薦之於

朝當是時其人方惧其劾也及獲是舉乃自慚且嘆曰吾可謂之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然則獻可之爲真定又豈可以他求哉夫三十二州縣之長貳豈無若人之賢者乎有則奬進之優接之當其考也以最書之則賢者益勸於善矣豈無不及若人之愚者乎有則懲督之摧抑之當其考也以殿書之則愚者亦改其過矣賢者益勸於善則仁政流行於四封愚者亦改其過則暴政戢於[illegible]一日如是而民力不蘇衣食不足者予未之[illegible]也日獻可言此郡之弊

走繁劇無暇時曰苟有子民之心則雖奔走送迎之頃皆仁政耳獻可又曰巡江之事偶然之見恐不能以周兹郡也曰是在克己既盡則認人不錯於天下且有餘況一郡乎獻可苟持此不變其學他日身都卿相進退天下人才如辨黑白於予言當一驗也況獻可忠信正直鄉黨皆稱之乎獻可陝之延安鄜州人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呂君君言知兖州序

覩復呂君君言既有兖州之擢其刑曹諸寮來曰則

附論語數言演成一篇政經信良工製杼絜絜成章若以洪無

何以贈兗州乎予曰夫兗州先師夫子之鄉邦也夫子與諸弟子論政者多矣君言能取其二三策焉足治兗州矣昔者夫子語子貢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語仲弓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兼斯二者其於兗州也如運諸掌乎諸寮曰君言嘗比為戶曹南兼刑工在鈔關則杜請托而包攬息在屯田則立節慎庫而金籍明論秼珠之弊至罰俸而不悔致聽訟之慎於傳致而不夢此雖於兗州有餘也何賴於二子之政哉曰此固君言有立政之本但其致用尤不可以

奇則半部致太平何物也究州君心嘗之矣

廢古耳於此有畜絲積羽之人不可謂無具矣然非學水湅之法于㡆氏豈能得涚水漚絲暴日與井之詳非學染羽之法于鍾氏豈能知清湛丹秫三入五入七入之數哉故事必法古而後可以得道也蓋在子貢者乃安民之要在仲弓者乃用人之方夫食者民之口體也兵者民之手足也信者民之腹心也得乎民之口體則手足腹心皆歸我也故安民之政以足食為首闔郡之事非一人所能辨也是故有器使之道焉則有司當先矣有已日乃革之道焉則小過

當赦矣夫然後去其不職者進其克職者賢才當舉矣故用人之政以有司為先今之餓民食者多矣或浮其額以取盈或致其期以足賦或追其蠲以填虛或玩其時以誅無或重其役以鬻產或博其罰以糶威機無方丈之布而官有匹繻之征曰無長畝之獲而公有庾釜之取凡此皆可以絕民之咽喉而銷人之肌膚也此奚以足食乎有司之不先者凡以恃巳之長耳誠能委之錢穀以觀其廉察之桑麻以觀其忠誠之甲兵以觀其勇謀之禮樂以觀其文移之刑

罰以覲其斷字民矣。雖俟而不與怒也。且注褒戕民矣。雖謟而不與喜也。且注貶。如是以先有司未及舉賢才也。即有司已變爲賢矣。夫兗也統州若縣幾至三十凡古之曲阜滕嶧鄒單泗汶鉅鄆曹穀鄒費諸名邦壯邑皆與焉而君言既抱立政之本聖天子遴以畀斯地者也誠兼二子之政以往豈不收兗州之治。如昔人不下堂而成者哉

贈楊叔用知馬湖序

膚施楊君叔用仕南戶部主事至正郎六七年矣乃

有馬湖之擢凡鄉縉紳在南都者及叔用知舊皆欲予有言以贈叔用亦曰先生其詳說馬湖之政本源將奉以周旋焉涇野子曰昔者子之為祁縣慈盡百姓無火妄舉民訟與分曲直各中其情善者咸勸玩者改圖遠如澤沁亦乞上官於君歸聽蓋凡所批委執法身讞未嘗囿勢低昂若遇征稅先期令辦惟恐鬻產比去祁祁人涕泣攀送如失父母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及子在戶部戶部以金穀為職而銀庫總巡之差大且重子凡出納交承之間雖數百萬之泉

職方山海盡入先生囊格中故因地議政名燭照而數計也馬湖遠僻任者多以贓敗

十三省之輸囷不明實無錙銖爽其省修庫室葺可千年巡倉則攢典具絜運官糧長率速完起細至蓆格草式皆與輕處簡裁惠澤玄施當其時予亦奚有所言馬湖之往人皆謂子才大而郡小何待予言曰惟馬湖艱戎蓋古僰侯國之境漢置犍爲牂牁二郡唐則置羈縻馴騁浪滈四州地雖以府名屬無州縣蓋皆夷夏雜居散處山箐者也本源豈能以理郡縣與户部者理之耶曰君子學有要領則應無不當心有所見雖蠻貊之邦亦可行三十年前予與趙幼務

故終任
道之說

來雲槐精舍予講虞書至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予蓋聽之真而信之篤矣豈非為今日之用哉夫古之州牧即今之郡守也馬湖之地赤崖雷番之內皆邇地也泥溪平夷蠻夷沐川之外皆遠地也辨其遠邇而以優以撫則省方之道得矣地雖要荒也豈無有崇本好仁者乎豈無有包藏姦惡者乎別其賢愚而以敬以遠則馭人之道得矣然此又以及時足食為先行見邛部以西烏蒙以南當臻負其子而至矣然則為馬

湖若是之易也曰自吾抄釋程子十年於茲矣未有能用之者而子言於是行於是或以決疑政藉困吏亦於是足知其所為矣自子居户曹七年者茲矣所服猶士服也所居猶士居也食無二味用無長物至拜四品不能具衣紳足知其所守矣予嘗見世之仕者矣有以官為仕者有以道為仕者以官為仕者惟恐其官之不日陞也道或不加增焉以道為仕者惟恐其道之不日陞也官或不加美焉予之往也如馬湖之政成則道斯陞矣視彼道不增而官日美者其

論若濶大而見道如的質政如看是徹上徹下的道理此文為端甫也

孰為榮辱得失哉、子必不以馬湖為遠、必不以泥溪諸長官為惡、

贈李端甫陞知杭州序

或問學、曰仁、問政、曰仁、何謂也、曰學亦政也。政亦學也、學政皆仁、內無有己、外無有物矣、何謂己、曰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由情。而不由性。之謂己、何謂物、曰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五穀三金百用之類數者、由利。而不由誼。之謂物。今夫天日月星辰繫焉、風雨雷電作焉、霜露雪霰變焉、飛潛動植形焉、百千億萬萬物

其究竟固不止一杭州也

生焉。今夫民父母尊長稱焉，子孫卑幼呼焉，攻刼穿窬出焉，寇伉罵詈興焉，弧矢戈戟之毒至焉。故學能仁則己克而上與天道達，政能仁則物化而下與民志通。上與天道達也，一物不遂其生，吾憂焉。夫何故即己之肱折而股痿也，膚刺而指缺也，吾嗚呼不憂下與民志通也。一夫不獲其所，吾憂焉。夫何故即己之兄縶而弟繫也，子餒而孫瘃也。吾嗚呼不慮。昔者顏子以仁為學，飲于瓢，與五齊三清同；食于簞，與膾炙熊掌同；居于陋巷，與畫棟雕梁同。七情皆輕，一仁

獨存故曰不遷怒怒且不遷其他可知矣故曰不改其樂樂而不改其心可知矣及其以仁爲政也酌虞夏商周之制取韶時輅冕之宜得其道使治不泥通其變使民不倦民厭文濟之以忠民厭輅和之以韶參伍不居神化無方斯民歌帝力於何有日遷善而不知也或曰此其道蓋宰相丞弼之責乃以告郡守可乎曰職有大小道無二致道行於郡則四封之內安道行于國則四海之內安夫漢邁三代者也當其時如黃霸于定國諸賢多由郡守陟晉御史大夫及

丞相道安可限於郡守邪端南章丘名士其令魏縣砥削徭役節省里甲弭戢盜賊敦崇節孝賑災捕蝗敷教興學去魏之日舟出天雄魏父老子弟垂泣涕送不忍釋焉一時上官有四知克畏六事孔修之考其後二守鈞州及永平薊晋任南京金部益諳民情稔練政體公退之餘猶肆力問學追逐志侶窮經致用則固有為仁之基矣暇嘗過予論學率多稱仁以說而又顏氏故里人也則夫杭州之政方繼憔悴之後饑渴之時誠舉仁而敷焉凡天目秦望之外岩粵

武隆之徼山叟溪童皆興洛沂之樂稱滕荀鳩皆引
鼓腹之風矣端甫既成杭州之政他日晋爲卿相舉
此措之以佐明聖又何難於四海之民哉或曰何以
能仁政於杭也曰郡領九縣九縣長吏誠與之同心
使共宣力焉凡其俗之近奢靡汰而去之無雲氣獨
而畏疆禦此其大機也端甫名晃起家嘉靖丙戌進士

贈南户部周正郎陞知雲南府序

户曹正郎周子謙之爲部屬方六年舉進士方七年
銓曹知其賢且材遂有雲南之推以雲南在會城之

李將軍六花陣天崩地裂任是紛紛嚷嚷不可破許有時刀斗一擊卜萬如壁壘此英雄有制之兵也此文酷似之

中轄隸四州九縣即古益州昆湖滇池之地崇岡巇嵲激澗縈紆犖爽羅於民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爲險勢難統一故往年安鳳二氏之亂及本邦孟密之搆必先趨是郡而攻之極其雄劇者也讒之過予曰滿往意得中土一郡選取屬州縣之茂才于郡以造就之乃今有此乎涇野子曰予方病時之提學或撫按郡守多此舉也夫科目已有額數與其善文辭者遠得之孰若有實行者亦與之乎且均一士也與選者何恩不與者何讐是

舉一興士率競浮文而薄實行欲民生之遂難矣譙之蚤受南山君之庭訓勵學不間寒暑年甫冠即成進士而又質直好義事不合理噫嗚而去樂交賢友吐露腹心其誦書窮理寢食或廢蓋語默動止惟聖賢師故予嘗期以學南軒張氏之仁者也邇者交趾之亂

聖天子方有南顧之憂予聞譙之報喜曰雲南治矣雖交趾亦可服也乃譙之猶惑於俗而欲選教茂才者乎對曰涇野子誤矣交趾遠在此郡千有餘里之

外逾蹄安沅江老撾者樂車里之險而後達其境日者
朝議欲起四省之兵出大將會征南將軍以伐之猶
謂其難況雲南一郡乎請先言治雲南曰昔者齊宣
王出獵于社山有父老十三人來覲王曰勞矣召賜
田不租又賜勿徭役父老皆拜賜中有閭丘先生者
獨不拜宣王問焉對曰臣之來願得壽得富得貴耳
宣王曰壽係于天非寡人所能與寡人倉廩有限焉
能以多富大臣在職小臣不缺焉能以悉貴對曰王
若選富室之有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則臣得壽矣

春秋冬夏振之以時而不數擾則臣得富矣王出令使少者敬長長者敬老違令者罰則臣得貴矣君賜田不租則君之倉廩虛賜勿徭役則君誰與爲役使宣王從其言齊國大治甲于天下夫譙之所屬州邑不必拘貴賤也課其田桑長其雞豚治其紛爭其中若有一二孝悌修行者如得其真或爲之禮貌或移之勸奬或減其雜差則士不思奮民不思勸者鮮矣南軒氏之仁于今日身親見之矣漢后倉能通五代之禮徐生善爲容至則選若人焉使相民間冠婚賓

闔闢

有神

祭之禮因其俗之所宜祭用先王之典俎豆列于品類玉帛萊于羅次燦然有文以相接藹然有恩以相愛而孝弟忠信之道達矣予文贈子以袁氏之鍾后夔之磬鞞人之陶華父之琴瓠巴之瑟衆仲之六舞至則或戛擊于堂搏拊于室萬舞于两階而中正和順之氣通矣未及三年雖交人也以鳥雲南且如此況於 朝廷之上者乎莫不解甲冑而覩揖遜之容投干戈而觀羽籥之舞當其氣象儻如洪武初年張鶡[illegible]之在滇黄忠宣之在交也不可乎而譏之陟長

潚臬進登卿相亦是物也、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九